

蘭  
血  
鐵

論

卷  
下

蘭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  
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  
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  
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  
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  
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  
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

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  
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  
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  
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  
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  
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  
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

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罔且掩捕麋麇  
麇酒沈猶鋪百川鮮羔豕豨胎扁皮黃口春  
鵝秋鷄冬葵温韭浚苽蘇豐奕耳菜毛果  
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  
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  
斲削之事磨礪之功大夫達棧楹士頷首庶  
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  
脩堊憂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

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  
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  
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  
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禭止則就  
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駮貳輜輶中者微輿短  
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家六口之食  
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  
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  
裏枲素直領無緯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

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婚姻之嘉飾  
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縵繡羅  
紈中者素縑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  
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軫  
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車常民染輿大軫  
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鞞杜中  
者錯鍤塗采珥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

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  
人則毛絳衽形樸羝皮傳今富者麗麗狐白  
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髀代黃古者庶人賤  
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車鞍鞞成鐵  
鑣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鑣輻黃金琅勒罽繡  
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  
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  
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離文  
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

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  
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  
燔黍食稗而粦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  
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  
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藜膾熟肉今民間  
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麕郊鷄  
鷄橙拘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  
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腰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  
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腰臘祭祀無酒肉  
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  
豕今閭巷縣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  
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  
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  
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  
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

嶽望山川推牛擊鼓戲倡儻像中者南居當  
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  
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  
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  
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  
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  
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  
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  
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健舌

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斥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蔕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闌坐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

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郊狗腊馬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膈羔豆賜鷲臙鴈羨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

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  
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榱  
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  
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  
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  
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櫓輪匹夫無貌  
領桐人衣紈紵古者不封不樹及虞祭於寢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

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  
闕罍罍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今俗囚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  
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  
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  
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  
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  
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



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  
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  
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  
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  
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  
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  
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  
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  
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

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  
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  
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  
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  
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  
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  
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  
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  
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

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  
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  
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  
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  
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  
姓或日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  
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麻苴草芟縮  
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齒靴革鳥  
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統裏紉下越端

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杳絲  
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  
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求其  
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饗國百載及秦  
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  
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  
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  
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  
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

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  
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  
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  
怨思者十有半書曰饗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饗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於  
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  
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  
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

穀之蠹也口腹從慾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  
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  
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  
農故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  
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  
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  
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急人病  
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

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

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墮壞其緒紕亂其紀  
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  
而尚驕矜之色庶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  
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  
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頤大第巨舍之旁道路  
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  
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  
暴嫚出辭氣則遠鄙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  
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  
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  
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  
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  
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  
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

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索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蹏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

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執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

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  
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  
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  
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  
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  
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劔也必妄殺生也是  
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  
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  
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

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  
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  
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  
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  
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  
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  
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  
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者不足黜惡若仇讎固  
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

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屬諸小吏小吏屬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

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妾鬻兒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



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

子臨井馬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

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  
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  
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  
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  
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  
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  
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  
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  
以刑是猶開其罟罽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  
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  
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  
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  
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  
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  
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竒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

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貧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

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  
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  
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  
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  
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  
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  
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

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  
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  
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  
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  
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  
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  
蒺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  
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

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

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  
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  
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  
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  
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  
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  
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負程不給民用民用  
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

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  
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  
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  
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  
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  
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  
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者鹽之時鹽與  
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  
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

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  
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  
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貫民不棄作業置  
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  
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賣器多  
堅礫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  
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  
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  
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

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蒞徵無限更繇以  
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  
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  
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  
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  
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  
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六終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  
竒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  
有倡優竒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  
戎馬以示威武竒蟲珍恠所以示懷廣遠明  
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  
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



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  
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于戚  
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竒蟲不  
畜之獸角抵諸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  
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  
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  
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  
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  
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

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  
驢駝馳吐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  
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峴山之旁以玉璞抵烏  
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  
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  
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  
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  
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  
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

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  
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  
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  
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  
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  
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  
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  
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  
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  
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  
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  
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  
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  
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  
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  
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

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也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

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舟駝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址

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  
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  
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  
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  
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  
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栢墮其都城大國  
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  
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  
得今百姓所以置器器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

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  
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  
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  
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  
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  
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  
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戎行役戍備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我  
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兕病則

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  
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  
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  
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後五百里勝  
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  
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  
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  
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  
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  
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  
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  
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  
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  
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  
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下得意而魯  
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

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

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子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能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

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  
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  
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  
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  
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  
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  
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  
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  
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

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  
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肅然而不貪若今則繇  
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  
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  
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  
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  
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  
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  
私各以其權克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

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蠱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蕪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執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

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群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



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泚血年饑則肆用民之

力不過歲三日籍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蒺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我何不寒我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

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  
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  
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  
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  
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  
無運踵之業窟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  
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  
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  
愁也被紈躡屨羊轉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

糖粉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  
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  
行者不知負簪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  
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派者之難  
也衣輕暖被美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  
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  
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  
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  
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

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

安圖籍之字缺

商鞅二字缺

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垂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址邊尤被其苦

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  
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馘圈孤弱無與此  
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  
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  
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  
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  
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  
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  
用不足於是興利室口築車舡以訾物邊贖罪

告繆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  
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  
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  
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  
車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煩煩  
於戎事然亦寬三陟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  
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休勞用供困弊乘  
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  
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

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終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二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勲繁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

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糶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

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

衡以御宇內執脩筭以笞八極驂服以罷而  
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筭之變士民非不衆  
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  
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  
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  
何愁焉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  
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早至上自小至大故  
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  
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

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  
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  
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  
強東滅朝鮮西定舟駝南擒百越北挫強胡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  
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  
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  
而主不恤國內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

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

庸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



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  
務積德而務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  
進壤廣地如食莠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  
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  
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  
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  
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  
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  
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

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甲故無手足  
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  
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  
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失蝨食內侵  
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  
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  
址畧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  
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去之民旃裘

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道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蓄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子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旅車也

伐功第四十五

遺鏃相望及李唐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喻匈奴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

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  
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  
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  
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諧  
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  
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  
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  
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  
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

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  
秦昔周室盛也越常不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  
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  
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  
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  
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  
帝畫匈奴之策兵擄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  
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  
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為然用君

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蠶不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救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匈奴注之內騷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

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羗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羗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天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

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

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未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道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

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言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且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

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忘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推

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

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址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

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為其無  
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雷  
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  
詐是猶親蹠蹻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  
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  
交也德行心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  
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  
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  
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

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世安得跖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  
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  
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  
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  
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  
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  
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  
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



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  
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  
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  
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義而威好儒而削知文  
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  
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  
害已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

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  
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  
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  
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  
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  
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  
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  
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

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  
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  
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  
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  
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  
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馳之會  
書公給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會

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  
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  
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  
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  
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  
非足行而仁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  
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霸王賢佐故  
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

大王去豸豸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  
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終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  
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  
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  
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  
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  
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

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  
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  
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  
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  
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  
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  
而偃兵擗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為之臣  
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

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  
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  
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  
秋譏戎驟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  
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  
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  
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  
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  
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

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  
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  
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徃後遠而外  
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  
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  
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  
之積痛於骨髓此杖社采薇之所為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群獸者爪牙

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  
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  
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  
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  
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  
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  
拘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左殽函  
右隴抵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  
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

之穢也以為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

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峭欽崙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李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陲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

六卿齊有泰山臣海而負於田常禁紂有天  
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  
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  
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  
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  
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  
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  
秦秦包商洛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  
要成臯太行以安女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

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  
燕塞碣石絕邪谷統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  
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  
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  
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  
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刑以待暴客言  
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  
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

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和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要離

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鎡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子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矣有備其氣自倍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劒蹶強弩以與谿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



兼六國之師據崑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  
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  
耨棘檀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豨不發所謂  
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  
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  
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  
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敢  
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後而行三尺之

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  
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守劍歷  
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  
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  
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  
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  
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  
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  
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

公廓豐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

君臣嬖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長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刺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

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  
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  
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  
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  
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  
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  
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  
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  
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

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  
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  
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  
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馬而文景承  
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  
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  
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  
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  
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

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  
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  
主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  
之事臣固怪之夫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  
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  
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  
一日更百變然亡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  
兵乎平原廣牧訶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  
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

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  
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  
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  
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  
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  
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  
以為一州倔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  
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

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  
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然終  
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臣郡  
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  
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  
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  
弒死望夷子嬰係頸降禁會不得七王之俛  
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

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  
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  
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  
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  
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  
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

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  
川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  
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  
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  
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  
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為  
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  
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  
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  
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  
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  
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拜萬國  
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  
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  
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

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留異之變天  
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  
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  
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  
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  
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  
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  
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

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  
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羨云羸蚌而簡太  
宰鄙夫樂咋喑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  
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天壽  
各以其好惡為命羿稟教以功力不得其死智  
伯以貪狼亡其身天留之證禎祥之應猶施  
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  
惡者天報以禍妖留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

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  
神祇相况詩云降福攘攘降福簡簡日者陽  
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  
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  
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  
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  
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  
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  
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

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  
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  
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  
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  
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  
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  
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  
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  
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土牢人之



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有靡  
於道以已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  
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  
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  
霜草木墮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  
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  
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  
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  
驅蠆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

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  
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  
賞惡罰故使易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  
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子孟此天賤  
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  
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  
成霰霧夏墮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  
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  
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

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  
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  
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  
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  
法夫徼倖誅誠蹶躄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  
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  
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  
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

幽隱遠方折手知是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况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毅刺刑法繁示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

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  
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  
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  
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  
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筭也尉羅  
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武飾而加  
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  
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

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  
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為士故  
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  
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  
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  
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  
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  
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  
罷朝問人不問焉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

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劔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

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

欲登高無銜檄而禦捍馬也今刑法殺備而  
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  
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  
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  
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  
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  
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君者法  
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

不從舉陷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夫不通  
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  
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  
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  
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  
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  
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

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又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蠶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

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汎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穉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

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鉞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

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剌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



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  
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  
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  
罪州里譎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滯色淫  
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  
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輔痛傷無罪而累  
也非患鈇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  
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  
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

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  
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  
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  
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  
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  
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  
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

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  
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  
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  
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  
內解怠輟耕而墮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  
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  
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

而捐禮義懼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  
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  
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  
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  
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  
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  
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

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  
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為  
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  
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  
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  
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  
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  
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  
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

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此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  
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  
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育育  
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  
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  
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  
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  
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

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  
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  
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  
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  
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  
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  
刃執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

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  
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  
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  
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  
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  
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  
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  
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  
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率之令  
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  
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剝彰諸  
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  
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  
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

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  
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  
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  
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  
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  
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  
拙御馬行則頌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  
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後土崩梁  
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

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  
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  
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  
金在鑪莊躄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  
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  
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可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  
禮而有季子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  
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

故能長制群下而又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  
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  
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  
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  
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  
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謀篤責而任誅斷刑  
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  
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  
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

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群下而又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

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刖鬲繫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

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

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玉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



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  
欲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  
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  
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  
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  
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  
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  
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  
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

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  
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  
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  
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  
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  
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  
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  
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  
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

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  
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  
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  
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  
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  
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媼母飾姿而夸矜西子  
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  
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  
然惡已故適妻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

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  
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  
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  
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  
為孔子也大夫懽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  
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  
而不下閤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  
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  
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  
異哉吾所聞周秦桀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  
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  
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  
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六  
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  
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問問焉侃侃焉  
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

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  
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  
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  
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  
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  
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  
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  
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  
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

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  
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  
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  
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  
其道果墮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  
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  
諛之徒何足笑哉

鹽鐵論卷第十終

鹽鐵論後序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  
相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  
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  
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  
帝時寬推衍增廣設為問答以成一家之言  
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浸以失傳人  
亦少有知者新塗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  
禁止百廢具興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

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  
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則不但可行之  
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固涂君刻書之意  
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吳郡都穆  
書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  
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敷可以  
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抄紙墨歲久  
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廼者承乏江陰始  
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  
命工刻梓嘉興四方大夫士共之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後序終

傳文借得揚州方地山藏本屬予校勘方本每葉十行  
行十六字體端勁每卷列篇目四周單邊版心唯標論  
幾極古雅可觀卷前載都穆序知其為嘉靖間重  
刊涂槓本也此刻亦自涂本出特更後數十年訛舛遂  
多用方本是正文字百有奇亦庶幾可讀矣 乙卯

六月廿六日校畢 慈培識

